

殷栗齋集

卷十五

卷十六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五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六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五
卷十六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俗終子為拘仔誠勿雅
犬斗必此父母以拘仔呼
之入文時易為犬子耳

蘭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論

司馬相如本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論史者又謂蘭相如雖千載死人、猶凜凜有生氣、若曹蜎李志、雖見在、奄奄若九泉下、何相如令人傾慕、一至于此、曰傾慕其捧壁歸趙也、傾慕其使秦王擊岳、以償趙王鼓瑟之醜也、傾慕其捧壁擊岳時、廷叱秦王、而辱其羣臣也、吾謂相如是為傾慕、仍不在此、此乃粗糙武夫、不畏死者能為之、何獨相如、相如之難能可貴、全在避匿廉頗一事、其餘人初以為恥、相如曰、以秦王之威、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老子曰、大

智若愚、大勇若怯、相如當之矣。相如有避匿、廉頗之怯、然後有廷叱秦王之勇、所怯者是私門、所勇者非公戰、非英雄氣慨、而兼以多少聖賢涵養、不能如是。從來勇于私門之人、未有不怯于公戰者。燕國有武士秦舞陽者、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乃令舞陽為副。及見秦王、舞陽色變振恐。此正與相如相反者。然是游俠刺客之最下、不足言矣。後來怯于私門之人、鮮有不勇於公戰者。漢寇賈所以成光武之功、唐郭李所以平安史之亂、其倖如宋之趙閱道、與范鎮、以論陳恭公事有隙。介甫毀范于上、上他日問趙、對曰：「忠臣介甫曰：『不與景文有隙乎？』曰：『不敢以私害公。』」唐介論文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唐既敗、文亦罷相。

未幾召還位、既上言召介尋至、大用同執政、以皆善學相如、是以
風笑、元擴廓與諸將之爭、廉訪使張楨本以意遺之書、而不能用、
元以是亡噫、功名之地、誠不易居、此中二幾無朋友一倫、雖以廉
頗之賢、猶不能免、苟非相如善處、則朋友一倫、其影響且中于國
家、趙之亡、寧待始皇之十有九年哉、現於相如、可以言恩讐之事
矣、有恩而無讐者上也有恩亦有讐者次也有讐而不分其孰先
孰後、誰後誰急、斯為下矣、一人之讐與一國之讐較、則一國之讐
為先、一人之讐為後、國內之讐與國外之讐較、則國內之讐為後
國外之讐為急、今一國之讐不報復、而自矜其報復之能、于一人
之讐、國外之仇不抵抗、竟專用其抵抗之力于國內之讐、況國內

之所謂讐者、非父之讐不共戴、兄弟之讐不反兵、其讐也、讐以權耳、讐以利耳、讐以權利之爭而分党、如左傳所謂有虎必有讐耳、同党與不同党、讐同党與同党更讐、党爭一起、我為兩虎、人何憚而不為？卞莊、我為鵠、蛛人何憚而不為？漁人、我為韓盧東郭、人何憚而不為？田父、噫、党爭何時可已、國事難言矣、

摘錄

後

夫七情之怒、五行之火、得于先天者、然相如、對于廉頗、則以水折火、以忍制怒、七情惟怒難制、相如能制之、可見相如亦氣概亦涵養、胡致堂並廉頗而贊之曰、廉、蘭、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如讐、敵今日歡若平生、雖學于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蘭相如當之無媿、並贊廉

頗其謂之何、從古以來、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于唐為李郭、而
於趙為廉蔣、至平勃交驩、則并無私讐之可言、其品格在廉蔣之
上、是故平勃交驩而漢以興、廉蔣釋怨而趙僅以不亡、
再錄胡致堂史評、議者或以寇賈之事擬之廉蔣、非也、廉蔣之
讐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輯、都將
殺人他境、寇恂戮之、不為甚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
手劍之、逮至帝前、憤猶未解、殊無責已、訓勅不嚴之意、待以礼而
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
分明
謂賈不如廉、誠然、獨以
廉同於蔣、軒輊似未甚

孫臏減竈虞詡增竈論

兵強示之以弱、兵弱示之以強、不示弱則敵人知懼、知懼而我無以誘之、孫臏所以減竈者為此、不示強則敵人不知懼、不知懼而我又何以制之、虞詡所以增竈者為此、事不同、理實同、也是故善用兵者、兵強不示以爲喜、兵弱不示以爲憂、在乎用之得其當焉、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兵不厭詐、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怠、雖然、孫臏之勝魏、虞詡之勝羌、其勝之之道、猶不存乎減竈與增竈也、龐涓爲魏將、忌孫子之能、斷其足、是其氣已餒、而自供其弱也、孫子于斷足之時、其氣已破魏而有餘矣、虞詡爲朝歌長、曰不爲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是其未爲武都太守之時、其氣亦

足破羌而有餘矣、儲之平日、用之臨時、即使孫子不滅竈、虞詡不
增竈、亦有勝之之道也、善用兵者、先有其氣、然後行其事、不必敗
敵、亦必不敗于敵、自然神乎規矩之中、而不出乎規矩之外矣、苟
不如是、則心為外物所移矣、心為外物所移、而利害之念生、則勝
負之權操之於敵、操之於敵、我亦能為魏之驕、羌之怯也、雖增竈
滅竈、何濟于事乎、

其二

兵詭道也、其勢無常、善用兵者、必審其勢而任之、必變其勢而乘
之、能而示之不能、不能而示之能、用而示之不用、不用而示之用、
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勇而示之怯、怯而示之勇、離而示之合、合而示之離、實

示之虛、虛示之實、如示愚、愚示知、服示寡、寡示衆、進示退、退示進、速示遲、遲示速、取之以示舍、舍之以示取、彼之以示此、此之以示彼、兵無常勝、無常勢也、雖然、苟非知己知彼、則亦無所用其勢、故知己知彼、百戰不怠也、若齊之孫臏滅竈、以死龐涓、漢之虞詡增竈、以敗西羌、可謂能知己知彼、善用其勢、以取勝者矣、夫孫臏將強兵、救韓、龐涓固善兵者也、苟不示之以弱、則無以驕之、而輕其心、故用減竈法、虞詡為武都太守、兵微力弱、以敵強勇之西羌、苟不示之以強、則無以威之、以挫其氣、故用增竈法、所謂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二子得之矣、且夫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兵策之上者也、故我強敵弱、則示之以弱、形而動之、使來、楚伐隨、羸師以張

之亦是也。我弱敵強、則示之強形而動之使去、隋煬帝解突厥始
畢、可汗之圍于雁門、亦是也。若此者、能知已知彼、以無常之法、而
應無常之勢、是以其事雖相反、其收功實相同也。是故兵勢奇正
相生、如環無端、不可窮也。不然、若趙括泥其法、以談兵、適足以取
亡耳。曷足貴乎。

屈原不肯去國論

柳下惠、蘧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屈原、蘧投汨羅死、而不忍歷九州而相君、同姓無去國之義也、夫同姓而就可以去、則非同姓者、吾將何以勸之、易、遯卦為君子應遯之時、而二爻不言遯、蓋二與五相應、時雖遯而位不可遯、故不言遯、況位不可遯、加以姓不可遯者乎、同姓無去國之義、易含此意矣、雖然、若未嘗仕焉者、同姓亦可去也、且有仕焉而亦去者、商紂時比干死之、箕子奴之、微子則去之、豈微子就非商同姓之至親而位且尊者乎、曰有比干之死、箕子之奴、若無微子之去、則殷祀無以存、豈臣子之所願也、然有微子之去、若無比干之死、箕子之奴、則殷亡、又恐不待牧野陳

師之後矣、箕子故曰我不顧行遯、是故不去、聖人皆許以為仁也、然則屈原即比于箕子之不去也、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為三百後忠孝文章首一語定之矣、

秦紹楚絕齊論

從來謀國之道計是非不計利害以其最上者也計是非并計利害則其次也不計是非而專計利害又其次也計目前之利害而不計將來之利害斯為下矣然猶曰利與害豈相抵也目前之利已可知吾願目前而已將來之害未可知吾何計焉其下之又下者貪目前不可知之利而忘將來必可知之害如楚懷王之事可異已楚堂堂萬乘之國也以齊為援韓魏為固虎視燕趙雄對函谷何有加乎楚哉然終滅于秦者豈天理使然哉昔張儀為秦謀楚而相馬說楚絕齊而秦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陳軫諫曰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則患必至矣又曰夫秦